

童年的记忆竟是难平的忧伤?

浙江省温岭市礁山港命运的改变,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东海涂围垦。随着近年来工业无序发展,尤其是污染严重的造船业成为这个沿海小镇的主要支柱产业后,礁山港更面目全非。目前当地政府投入巨资,开始对礁山港进行生态修复

◆史春波

渔船入港了。当潮水退下,就露出一大片滩涂,跳跳鱼在上面欢快地觅食,它们连爬带跳游向海水;而一队的红蟹张着大螯,吐出一个水泡……

这是陈建林记忆中的松门礁山港。但在短短10多年之后,当他重新返回故乡浙江省温岭市松门镇时,发现曾经鲜活的礁山港变成了死港;随处可见的垃圾、淤泥以及周围大小林立的船厂、作坊,到处都散发着腥臭。

礁山港命运的改变,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东海涂围垦,当时浙江省沿海各地都兴起了围垦滩涂的高潮。向大海要土地,是当时许多地方政府提

出的口号。

再之后的几十年,随着工业无序发展,尤其是污染严重的造船业成为这个沿海小镇的主要支柱产业后,礁山港便彻底沦陷。

在许多人的呼吁下,温岭市政府开始进行大修复,但付出的代价显然巨大。2013年,温岭市政府投入近3000万元,用于疏浚淤积的污泥和垃圾,随后又开展了查处违法排污行为、进行水体置换等“十大”专项整治行动。

“这个过程,可能需要三五年。”温岭市当地一名政府工作人员这样表示。到那时候,人们能看到一个重新恢复活力的天然渔港吗?

水产丰富的渔港变成一潭死水

曾经的礁山港海水清澈见底,但当陈建林回来时,发现港口的水发黑发臭,映入眼帘的则是淤泥、垃圾和死鱼

两个月前,当陈建林穿着一件风衣出现在松门镇礁山港的时候,他不得不捂住鼻子,因为港口散发出的腥臭让人难以忍受。他怎么也想不到,曾经的故乡变成了这副模样。

对于家乡,50岁的陈建林多年来一直沉浸在小时候的美好回忆里,他经常向外地朋友描述家乡独特的海景。那时,礁山港有一个国营冷冻厂,陈建林的父亲就在这里上班,他经常来到这里,看渔船,抓鱼蟹。

位于浙江省温岭市松门镇的礁山港是国家二级群众性渔港,三面环山,东面直通东海,港区面积有600万平方米,能停泊近千条渔船,港口拥有500吨级的码头,年吞吐量达100万吨。

一直以来,礁山港是温岭市天然的避风良港和主要海运通道,也是温岭市重要的渔需物资补给和水产品装卸交易基地。

陈建林告诉记者,在上世纪70年代,渔港内的海水清澈见底,黄鱼、鲈鱼等鱼种数量繁多,渔民们并不需要出远海就可以满载而归。

“滩涂上有跳跳鱼、有红蟹,就连与码头相连的桥桩下也长满了牡蛎。”陈建林回忆说,他高中毕业后就来顶了父亲的班,在冷冻厂工作,与港口朝夕相处。

那段时间,陈建林还学会了开船,他经常驾船从港口出海,回来时住在小宿舍里,用清水煮一锅海鲜,那是最

好的美味。

靠海吃海,生活在松门镇的很多人都是渔民。在港口潮水退后,他们就带着特制的工具,到浅海滩涂上“讨小海”,捕捉鱼虾、蛤蜊之类的海鲜。对于渔民们来说,这是渔村代代流传下来的生活方式。

陈建林有着到浅海滩涂上“讨小海”的亲身经历。等退潮时间一到,在一声“收网喽”的吆喝声中,数十个“讨小海”的年轻人背着大篓,挽起裤子、撸起袖子趟着海路,左右开弓,不一会儿,鱼蟹便装满了大篓。陈建林跟在后面,也能收获不少小鱼小虾。

后来,陈建林辞职离开了家乡,去北京做生意,偶尔回来也住在温岭市区。这次,他在网上看到了礁山港被严重污染的消息后,觉得很震惊。曾经的渔港真变成这样了吗?当他再回到礁山港时,发现渔港确实面目全非,美好的记忆已被垃圾破坏了。

站在港口,陈建林发现港口的水发黑发臭,映入眼帘的,是满眼的淤泥、垃圾和死鱼。“港口已经不像港口,像条狭窄的河。再过几年,怕是连河也没有了。”陈建林不禁有这样的担忧。

塘礁村码头是礁山港的另一个码头,这里是内海流向外海的必经之处。站在高处看,大量垃圾漂浮在海面上,触目惊心,曾经水产丰富的渔港已经变成了一潭死水。

“看到污染这么严重,确实太痛心了。”陈建林说。

临海小镇海水变成“奢侈品”

随着海水水质开始逐渐变差,家门口的海水不能再用来养殖螃蟹了,陈建中不得不到十几海里外取海水

受污染影响最为严重的,是在这里进行水产养殖的养殖户。

2014年12月末的一个晚上,在陈建林的带领下,记者赶到了他的堂弟陈建家中。

陈建中在松门镇上开了一家螃蟹养殖场,已经有十几年了。兄弟俩在逼仄的小厂房里聊起了童年,靠山吃山、靠海吃海,总是离不开礁山港。陈建中说,每到夏天,他们就一起下海游泳,那时的水还很清澈;有空的时候,就趁着潮水退去,在海滩上捡拾鱼虾去卖。

“那时虽然生活艰苦,但是没什么污染,海产品也很多。现在呢?别说游泳了,去港口多呆一会就难受。”陈建中说。

虽然兄弟两人现在都有了自己的事业,但他们确实发现,松门镇的环境已变得越来越糟,港口几乎消失了。“你说值不值呢?”陈建中说。

陈建中养殖螃蟹需要大量海水,每隔几天,他都要雇一只小船出海,到离港口十几海里远的地方取不受

污染的海水。他说,螃蟹需要海水里的氧气。

陈建中说,在他刚开始办养殖场的时候,在这个沿海小镇,海水是最平常不过的东西,需要海水,到海港里直接去取就可以。但让他没想到的是,这样的场景并没有持续多久,10年后,在这样一个临海小镇,海水竟也成了“奢侈品”。

在这10年中,陈建中见证了港口附近建设的工厂越来越多,烟囱也越来越多,工业逐渐占领了这个传统的渔业小镇。

伴随着工厂越来越多,这个沿海小镇的海水水质也开始逐渐变差。陈建中的一个朋友办起了一家鱼粉加工厂,他每天把堆积成山的死鱼死虾加工成饲料,然后卖给各大养殖场。在松门镇,这样大大小小的鱼粉厂并不少,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就是全都没有污水处理设备,加工后的废水直接排入大海。

“我曾经这样问过一些朋友,加工后的水这么臭,为什么不买个设备处理一下?他们告诉我,大海这么大,大家都这



在污染严重的造船业成为松门镇主要支柱产业后,礁山港遭受到的污染更为严重。图为当地一个渔民用木桨划动着海水,让浮板在漆黑的水中动起来。
孙金标摄

么排,你一个人不排,也改变不了什么。”陈建中告诉记者。

一开始,海水确实也没有什么变化。但随着类似的工厂越建越多,鱼粉厂照样往海水中排污水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。陈建中也照样去港口取水养他的螃蟹。

忽然有一天,陈建中发现,他养的螃蟹死了不少,这时他才意识到,海水水质出了问题。随后,他注意到海水开始不断地变黑发臭,“一年不如一年了”。

家门口服之不尽的海水突然不能用了,这多少让陈建中有些意外。但没有其他办法,他只能雇船出海,到十几海里的海域中取水。他粗略计算了一下,这样下来,一年大约要增加十几万元的养殖成本。

礁山港生态环境压力巨大

大面积的沿海滩涂被填埋,破坏了渔港的肌体;造船业快速发展,带来的是又一次毁灭性打击

在陈建中的印象里,礁山港开始被破坏,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东海涂围垦工程。

浙江省台州市水利部门公开的资料显示,东海涂围垦工程位于松门镇,是浙江省三大围垦工程之一,围垦面积5.05万亩、建堤坝13公里。2008年12月,工程全部完工,而礁山港就在其南面。

“这个工程的投资兴建,将对解决温岭市人多地少的矛盾、实现经济再次腾飞,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。”当地媒体曾这样报道。

在围垦工程开始后,海滩上每天都有铲车、吊车来来往往。直到现在,陈建中还能回忆起当时的境况。

大面积的沿海滩涂被填埋,最终破坏了渔港的肌体。“就像人的血脉被切断了一样”,当地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协委员这样告诉记者。

据了解,礁山港原本有5个水门,意味着港口与大海之间有5条水路可以流

和堂哥一样,陈建中也在温岭市区买了房子,平时每天开车往返市区和松门镇之间。一开始,他的父母并不愿意搬离这里,老人固执地说,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,这样的味道也闻习惯了,为此父子俩还吵了起来。

陈建中说,自己有个亲戚住在和礁山港很近的松寮村,村里有条小河通往海港。每年夏天是村民们最受难的时候,由于紧靠海港,空气里弥漫着各种臭味,村民们睡觉都要关紧窗户。“再这样下去,村子真没法住人了。”陈建中说,有亲戚这样向他抱怨。

去年夏天,亲戚养的一只鸭子跑到了河里,上来没两天就死了。当陈建中把这件事告诉父母时,老人这才答应搬到温岭市区。

造船业成为松门镇的支柱产业。

但对于礁山港来说,造船业快速发展带来的是又一次毁灭性打击。柴油、废船板、泡沫……这些兴起的船厂成为主要污染源。

附近的渔民说,礁山港内分布着大大小小数十家造船厂,现在渔港里的这些垃圾大部分是这些船厂拆解旧船后产生的,“因为没有垃圾集中处置场地,大海就成了天然垃圾场。”

这些年来,这个海港被各种各样的工业废水、生活垃圾侵入,承受着难以承受的生态环境压力。

整治能否拯救礁山港?

温岭市投入巨额资金对礁山港进行疏浚,并开展了“十大”专项整治行动。但多年欠下的债,还起来仍相当艰难

“再不救救礁山港,就非得救了。”看到礁山港面临的严重污染,温岭市多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这几年一直在当地“两会”上奔走呼吁。

不能让渔港消失,这是温岭市不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愿望。他们联合了多名渔区的人大代表上书政府部门。2013年,礁山港疏浚工程终于有了实质性进展,当地政府投入近3000万元,预计用300天时间完成疏浚。

但是,令人没想到的是,多年欠下的债,还起来仍相当艰难。“我们也没想到到垃圾居然会这么多。”浙江省椒江胜帆疏浚有限公司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因为垃圾太多,他们每天只能以20米的速度缓慢推进,工程日期将远远超出预期。

这名工作人员说,他们平均一天能清理两吨垃圾,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5吨,要用船拉五六趟。由于垃圾多,疏浚工程用的管子经常被打破,“一根管子要6000元,现在已经打破七八十根了。”

陈加法是疏浚工程的负责人,他告诉记者,本来他接下的是清运淤泥的工程,结果现在每天花在清运垃圾的时间上超过一半,“我们原先估计最多6个月就可以完成,现在看样子是一年也完成不了。”

记者了解到,礁山渔港的进港航道为天然航道,需要疏浚的主航道全长2.2公里,次航道全长1.3公里。到记者采访时,原本预计的工期已到,但疏浚完成的只有50%。

“不能仅靠海上的疏浚,还要陆上一起抓。对于那些排污企业,该关的关、该搬的搬,不然治标不治本,几千万元的资金就得打水漂。”一名温岭市政协委员这样认为。

叶克元、陈存裕、梁新方等3位温岭市政协委员生活就在礁山港区附近,他们目睹了礁山港环境的日益恶化。他们认为礁山港地势较高,内河水置换形成大流量,建议开挖礁山通航孔,“这样可以与另一个通航孔进行对接,涨潮时海水涌入通航孔。退潮时,开启礁山通航孔,让海水冲进礁山港,一方面可以保持海水对流,减轻污染程度;另一方面也可增加渔船的避风场所。”

令他们感到欣慰的是,另一个修复计划也启动了。2014年12月初,温岭市

一边是海水无法流通,另一边是垃圾越堆越多,而相关政府部门也未及时进行疏浚,多年来,礁山港渐渐萎缩,只能成为当地渔民们的记忆。

据温岭市有关部门初步测算,这两年,礁山港每年以10厘米的速度淤积,致使主航道越来越浅,越来越窄,一些稍大点的渔船和货轮在浅水潮时无法进港。尤其是台风季节,渔船进港避风面临诸多困难。

派出26个部门组成的工作组进驻松门镇,开展“十大”专项整治行动,从根本上改善礁山港环境质量。

记者了解到,专项行动将围绕违法排污、截污纳管、疏浚清淤、港面环境卫生、陆上环境卫生、海岸线改造提升、工业企业生产、水体置换等方面进行整治。

“我们还设立了专门的举报电话,重奖举报人。”一名工作组成员告诉记者,他们还被授予了一定的“特权”,“按照规定,整治行动中涉及单位必须无条件配合工作组开展调查,遇到不配合行动的,将直接追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。”

截至目前,礁山港港区内有17家违法排污企业遭到关停处罚,其中包括12家水产冷冻厂、4家鱼粉加工厂、1家鱼糜厂,另有上万平方米的违法建筑也被强制拆除。

同时,松门镇计划对礁山港开展截污工程建设,并建设松门水产加工园区,整合鱼粉加工企业,但截污工程尚在规划阶段,水产加工园区将于2015年底前投产运营,目前礁山港水质仍难以得到明显改善。

“一个区域原来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,你要污染它很容易,但要修复就很难了,这就是代价。”温岭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大代表这样坦言,“其实,不仅是温岭市的礁山港,在很多地方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,这些历史旧账是某个特定年代某些不科学的政绩观下的产物。”

“社会在进步,我们对政绩、对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的认识也在变化、在提高,这也是礁山港发出的警示。”这位人大代表说。

记者了解到,温岭市政府表示,将通过3年~5年的整治、规范、发展,将礁山港港区打造成人居环境整治优美、经济发展集约高效、港区管理规范有序的生态型渔业后方基地和现代化造船海工基地。而港口管理和发展规划初稿也将在2015年4月完成,5月完成评审、修改,6月发布实行。

礁山港的命运最终会如何?答案或许要在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会知晓。希望到那时,礁山港能恢复它曾有的模样。



在松门镇街道和村路两侧,有不少垃圾桶,但有些村民还是直接将垃圾倒入河道或港口里。
孙金标摄